

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廷艳史

(二)

〔民国〕许啸天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 十 五 回 摇 君主荒淫明太祖起义 员
将军勇猛徐天德立功
- 第 十 六 回 摇 成双偶还珠入棧 员
学六韬投笔从戎
- 第 十 七 回 摇 采石矶前擒敌将 圆
兰陵城下败雄酋
- 第 十 八 回 摇 九江口火烧陈友谅 猿
白龙潭水淹张士德
- 第 十 九 回 摇 六寸跌圆温香在抱 源
十分春色碧血溅衣
- 第 二 十 回 摇 参佛典灵隐逐狂僧 缘
登帝位应天选秀女
- 第 二 十 一 回 摇 凤辇龙旌迎宫眷 远
血影刀光憾万民
- 第 二 十 二 回 摇 裙履余芳吴美人擅宠 苑
衾□遗爱惠妃子拈酸
- 第 二 十 三 回 摇 宫廷祸兴胭脂劫 愿
宰府奇谋肱股诛
- 第 二 十 四 回 摇 截指割舌云奇殉节 怨
伤心惨目太子亡身
- 第 二 十 五 回 摇 夜走铁骑棧道渡蓝玉 员
魂化杜鹃香冢泣残红

- 第二十六回 摇 传白绫元妃赐缢 猿
吞丹石潭王自焚
- 第二十七回 摇 忆前尘高僧谈禅理 猿
伤往事允了宿缘
- 第二十八回 摇 叛北平燕王举白帜 猿
入空门建文遁红尘
- 第二十九回 摇 使出岛国奇珍异宝 猿
频创邪教牛鬼蛇神



第十五回摇君主荒淫明太祖起义 将军勇猛徐天德立功

摇摇却说元璋见子兴府中的奶妈神色慌张地招着手，忙跟上前去，到了空院里，那奶妈低声问元璋道：“将军可是樱桃姐姐的丈夫吗？”元璋很诧异地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奶妈便附着元璋的耳朵说道：“刚才府中的赵参军和王爷在那里密议要杀了将军以绝后患。今天王爷如邀将军入府，万万不可应召。否则就有性命之虞。我和樱桃姐姐是同乡，她在府中的时候，待我们也很好，我到如今也很感激她。不幸将军被人暗算，叫樱桃姐姐去依靠何人？所以我听了这个消息，乘间告诉你，将军须要防备着才好。”

元璋见说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再三谢了那奶妈，也不敢去见子兴了，匆匆地走出王府，跳上马，慌慌忙忙地回到元帅府中，还不曾坐定，子兴请他赴宴的帖子已经来了。元璋暗自叫声：惭愧！真好险啊！倘那奶妈不递这个消息给我，停一会儿，怕已做了刀头之鬼。当下走到后堂来，樱桃接着，便微笑问道：“今天见了王爷，可议些什么事儿？”元璋连连摇手道：“我还敢去见他？他快要杀我了！”樱桃听了大惊道：“这却是为何？”元璋就将奶妈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这时樱桃和元璋爱情已深，一颗芳心整整地向着元璋，把子兴吩咐她的话，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于是樱桃也拿子兴使她来笼络的情由，一股脑和盘托出。元璋听罢，略略点首道：“我自有计较。”一面便打发小军去回复郭子兴，推说自己有些不快，不能赴宴，只好改日谢罪。

讲到郭子兴方宠信元璋，为什么要杀他呢？原来是年的



九月中，是子兴诞辰，濠州的大小将士，都来叩贺。子兴便全副披挂，到校场中去阅操。他看到高兴的时候，吩咐兵士卸了甲，各赐寿酒一杯。谁知那卫兵出去，高叫：“王爷有令，兵士们卸甲赏酒！”连喊了几声，兵士们只顾他们操演，睬也不来睬他。卫兵回报子兴，子兴大怒道：“咱的命令他们敢违抗吗？那还了得！”元璋在旁忙起身道：“这是我的不好！”说着从袖中取出一面尖角旗来，授给亲随，那亲随执了尖角旗奔到将台上一挥，大声说道：“元帅有令，着兵士们卸甲赏酒！”声犹未绝，兵士们暴雷也似地应了一声，三千马步兵丁，齐齐地卸了甲，列着队等候赏赐。

子兴令赏酒给他们喝，回头问元璋道：“为什么兵士们不听咱的话，倒服从这面小旗呢？”元璋答道：“这就叫做军以令行，倘军士不听令，那便是乱军了。”子兴听了虽然点着头，心里已有些怪，就令兵士停了操，自己便回王府而去。赵大跟子兴回到王府中，他察言观色，知道子兴对元璋已起了疑心，那赵大本妒忌着元璋，因乘势进谗道：“今日王爷可觉得将士们有异吗？”子兴失惊道：“这话从何而来？”赵大故意冷笑道：“方才王爷命卸甲赏酒，为什么他们不理睬？”这一句话，把子兴说得耳根子直红起来，勉强地答道：“那是军令攸关，军中只有知令，这是统兵的纪律，不是他们敢有意违俺的命令。”赵大笑道：“那么元璋的权力也大极了，万一他要变起心来，兵士们听他的军令指挥，怕没有人再来听王爷的命令了。”子兴见说，一拳正打中心坎，就低声向赵大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却如何是好？”赵大道：“我原说元璋有过人的才智，蛟龙终非池中物，若不早除，将来是个大大的后患。”子兴说道：“现在兵权已



在他手中，怎样能削去他的兵柄，须得有一个两全的法子。否则打草惊蛇，转是弄巧成拙，岂不糟了吗？”赵大沉吟一会道：“王爷果然要除那元璋，只消一封请帖仍叫他赴宴。那时两旁暗伏甲士，饮到中间，王爷但咳嗽一声，咱就领卫士一拥上前，把元璋擒住，命他将兵符交出来，如其不依，立刻砍了他的头颅，去军前号令示众，只说元璋谋叛，现已正法。这样一来，杀一儆百，还愁士兵们不听号令吗？”

子兴听了大喜，便吩咐赵大去准备一切。过了几天，赵大布置妥当，来报知子兴。两人在密室中商议，就在这天的午后举事。赵大悄悄地把武士埋伏好了，着小校去邀元璋赴宴。哪里晓得子兴和赵大密议时，恰巧府中的奶妈抱着子兴的幼子从门前经过。子兴平日，最喜欢这个小儿子，常常搂着他在膝上和诸将们议事，又因奶妈是个乡下妇人，虽进出密室中，并不疑心她会泄露机密。谁知偏偏是她走露了消息，那不是天数吗？

其时徐达、汤和、胡大海、吴良、花云等，出兵滁州。当元兵攻滁州的时候，元将贾鲁领着大军五万，把滁州围了起来。守滁州的是耿再成和谢润，领兵出战，连吃了两个败仗。再成着起急来，忙差了副将张英，乘夜杀出了重围，到濠州向子兴求救。子兴便命徐达等往援，但元兵忽来忽去，虽给徐达打败几阵，却不曾大丧元气。两下相持了半年多，终分不出胜败。

元璋在濠州听得这个战讯，便上书郭子兴，愿领兵去扫荡元军。郭子兴自那天邀元璋赴宴不见元璋应召，他越觉疑心元璋。后来几次相请，元璋只是推托不赴。子兴晓得漏了风声，自己反觉不安起来。又怕元璋为患濠州，暗中令赵大



时时提防着，现在见元璋请命出兵，正中胸怀。他原巴不得元璋离去濠州，所以便一口允许下来。不知元璋若在濠州倒做不出什么，他一到滁州会合了子兴部下的将领，竟自起义了，待到子兴悔悟，元璋已如虎生翅一般，居然做了群雄的首领了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元朝自顺帝妥懽帖木耳登位以来，政治一天坏似一天，到了垂亡的几年，顺帝越发荒淫无度了。那时四方群盗如毛，只靠着赤胆忠心的脱脱丞相和皇叔赤福寿、右都督白彦图等寥寥几个人拼命地东征西讨，可是灭了那面，又起了这边，外面的臣子弄得精疲力尽，顺帝在宫里却和没事一样。他宠信着嬖臣哈麻、秃木儿等，又把番僧请到宫中拜他做了灵异神圣至宝大法师，教授一种房中秘术，叫作“大欢喜”。令宫女嫔妃都一丝不挂地在毡上舞蹈，男女不分，僧道混杂，大家跳了一会，就一对对地交接起来，这叫作：“大魔舞”。顺帝看得高兴了，也挨在众男女中闹一回。宫中的嫔妃玩得厌了，下谕民间挑选秀女。

一班奸恶的官吏，乘势向良民索诈，也有借着圣旨去掳掠妇女的，吓得百姓们家里不敢养着女儿，已经字人的，忙着送给夫家。不曾有人家的，连夜送与人家做妻室。因此那些纨绔子弟，竟有一天中得五六个妻子的，至于妻妾两字，也不问的了。据当时人说：“有得把女儿去幽禁在深宫里给那和尚们糟踏，不如送人做小老婆，骨肉倒可以常常相见。若一经被选进宫，父母永远不得见面，好似死了差不多。”百姓一听得选秀女，有女儿的人家，便慌得走投无路，地方官各处这样的滋扰，真弄得民不聊生。后来没得秀女选了，上谕还一迭连三地催促。地方官要保前程，就命胥役们搜捕



良家的美貌妇人，不问有夫无夫，搜罗了去，改扮作秀女，送上京中去塞责。

贞烈的妇女，投河或悬梁死的，不知其数。百姓们凡是有妻室的人，又吓得心胆俱碎，内中稍有资产的，要保全妻子，弄得倾家荡产。没有钱财的，只好硬着头皮把妻子送去。有几个眼睁睁地瞧着妻子被官兵捕去，却无法挽回，可怜少年夫妻一时舍不得分别，相对着痛哭流涕。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，不管他们舍得舍不得，把男的打开去，拖了女的便走。有的妇女在半途自尽，有许多男子见妻子捉去了，大哭一场跳在河中寻找死。那种凄惨的情形，铁石人看了也要落泪的。人民个个嗟怨，凡是哪一处地方选秀女，那地方终是哭声遍野，说起来真是伤心。这时闹动了一位好汉毛贵，他也为了妻子被地方官生生捕去，便纠集了三四百人，赶上去夺了回来，把所有夺去的妇女，一个个送他们回家。及至官兵到来，毛贵和百姓们抗拒，人民一见官府兵，个个咬牙切齿，人人摩拳擦掌，将官兵杀死了几百个。毛贵知道祸已闯大了，索性邀了盗匪们入伙，三天之中招集了两万多人，杀了官吏，占了城池，就在孟津起义。

又有泰州人张士诚，是个私盐贩子出身。一天他和兄弟士德，同了百十来个盐丁，车着盐斤往邻县去贩卖，被缉私处官兵瞧见，恐士诚人多，众寡不敌，便去参将署中报告。那参将立刻点起三百个兵勇，飞奔地赶上来，士诚和士德见官兵来势凶恶，忙弃了盐车便走。官兵追了一程，看看赶不上，便推了盐车，奏着凯歌收兵回去。谁知那盐丁本来都是亡命之徒，做盐贩子的人，也和当兵的一样，安分良民决不肯去做这勾当的。士诚觑得官兵退去了，就邀了几百个盐



丁，手中各执着器械，从后面袭将上来。官兵却没有提防，给士诚兄弟两人领着盐丁，把三百个官兵杀得七零八落，带兵的参将也险些送了性命。士诚将官兵杀败，仍收拾起盐车，推着往邻县贩卖去了。士诚到了邻县，卖去了盐斤，得着一注钱财，依旧回他的泰州。

但官兵吃了他的大亏，岂肯罢休？便令差役在城内城外以及士诚家的附近，天天有人守候着，要想捉住士诚兄弟，就地正法。士诚和士德好似没事般的，大摇大摆地回家来。他邻舍有一家姓邱的，兄弟几个也都是坏蛋，听得士诚、士德回来了，竟去出头告密。官兵得报，怕士诚兄弟勇猛，由参将带了四五百健卒，悄悄掩至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把士诚的家中，前后左右，围得水泄不通。那参将亲自率领着三十个得力的亲兵，打开大门，来捕士诚兄弟。士德见事危急，踢倒一堵墙，飞身窜将出去，外面的官兵被墙塌下来压死了四五人，士德趁了这个机会，一溜烟地逃走了。士诚正在房内睡觉，听得官兵来了，一时没处躲避，便把身体去钻在一只石灰缸内。

官兵四处搜寻，不见士诚兄弟，参将心上尤十分懊丧。士诚平时很喜欢养鸟，家中畜着一只八哥，能够和人谈话了，士诚极其钟爱它，取名叫作八儿。这时那八哥忽然作人言道：“士诚！士诚！躲在缸里。”官兵们听了，忙向缸中去寻，走近石灰缸前，见士诚果然蹲着，好似瓮中捉鳖一样，拿士诚绳穿索缚地捕捉去了。士诚临走的时候，指着那八哥恨恨地说道：“俺好好地养着你，你却恩将仇报。俺如有回来的一日，终把你身上的毛一根根地拔个干净，才出俺这口气，你需要小心了。”士诚说罢，悻悻地随着官兵们出



门去了。

士诚的家里，既没有妻子儿女，只有一个老母，年纪已七十多了，专门茹斋讽经，不大管闲事的了。士诚被捕去后，家中的事不得不由老母料理。那只八哥是士诚的爱物，老母也天天给食料它吃。有一天的早晨，那只八哥忽然向士诚的母亲叫道：“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救了八儿吧！”士诚的母亲诧异道：“你为甚会要我救你？”八哥答道：“八儿自己不好，多说了一句话，吃官兵把主人捕去了。主人说，回来要拔光八儿身上的毛，所以求老太太相救，将八儿的锁链解去，给八儿逃了性命吧！”士诚的母亲是很慈悲的人，见八哥说得可怜，真个解了绳索，放那八哥飞去。那八哥飞在屋檐上，向士诚的母亲谢了一声，振开双翅望半空里飞去了。士诚在泰州的狱中监了已有半年光景，因捕不到他兄弟士德，不曾正法。

其时泰州有几个做海上盐贩子的，内中一个叫杜五的，他一天载着一船的盐，在海上驶着船，忽听得有叫他名儿的，那声音似人非人，瞧又瞧不见，吓得杜五慌忙停舵落帆，立即抛起锚来，对他的伙计说道：“不好了，今天怕要翻船呢，你不听见水鬼叫着我的名儿吗？”话犹未了，又听得叫道：“杜五，杜五！”把个杜五老大吃惊，吓得那伙计向着船舱底下直钻。

杜五见它叫了不住，仔细一听，声音从空中来的，仰着脖子望去，只见桅杆上栖着一只翠鸟，在那里唤着自己。杜五这才大着胆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也能说话，却知道我的名儿？”那翠鸟答道：“我便是张士诚家里的八儿，我的主人士诚可曾出狱？那位老太太康健吗？”杜五听说，



想起从前到张士诚家里去，曾看见士诚养着一只八哥，名字叫作八儿的，能和人说话，但不知道它已经逃走了。当下便随口答道：“你主人犯的死罪，怎样能够出狱？那老太太倒身体儿很好的。”那八哥听了，对杜五道：“我请你带一点东西去孝敬那位老太太，你可以答应吗？”杜五笑道：“张士诚是我的好朋友，既是他母亲的东西，我到了泰州亲自给你送去就是了。”那八哥谢了一声，“啾”的一声飞去了。停了半晌，去衔了一块白石来，掷在杜五的面前道：“便是这件东西，请你不要失落了，千万给我带到的。”杜五点头答应了，那八哥又再三地叮嘱了几句，才拍着翅膀飞去了。

杜五回到了泰州，真个把八哥那块白石送给张士诚的母亲，并说道：“这是你们的八儿带来的。”士诚的母亲拿白石看了看，觉得没什么希罕，不过比较鹅卵石光洁一点就是了。因谢了杜五一声，把那块白石随手抛在香炉上面，只管自己念佛去了。到了傍晚，士诚的母亲天天要来堂前拈香的，及至燃了香，到炉中去插时，那只瓷香炉，早变作灿烂的白银了。士诚的母亲很是诧异，还疑心是菩萨有灵来赐与她的，一眼瞧见那块白石，暗想那八哥千里相寄，不要是这块石子的好处吗？士诚的母亲呆想了一会，就去堂下拾起一块瓦片来，把那块白石去放在上面，谁知才放得上去，这块瓦片已化作白银了。士诚的母亲不禁又惊又喜，从此也不患没钱用了。士诚在监中坐了一年多，士德也经年没有音耗，他们的老母不致成为饿殍，都是白石所赐啊。

光阴一天天地过去，泰州捕捉士德的风声已渐渐懈了，士德打听得没人捕他，便悄悄地溜了回来看望她的母亲。见老母无恙，心上很是喜悦。他母亲又把八哥的事实，一一对



士德说了，士德还不肯相信，拿了那块白石，亲自去试了一下，果然变了银子了。士德把白石去请人估看，有识得的说道：“此物看似石子，实在不是石子，乃是银子之母，叫作银母石。无论金铜铁锡以及石子，一碰着银母便立刻化成银子了。”士德听了，怀着那块白石回到家里，去搬了许多石块来，把银母在石堆上画了一转，一堆石块，大的小的统已变了银子。

士德就将这许多银子去替士诚上下打点。俗言道钱可通神，何况这时的官吏和现在差不多，只要有钱，杀人放火都可以设法赦宥。所以不到三个月工夫，士诚已安然地出了泰州监狱。他回到家中，劈头就问：“那只八哥呢？俺要拔它的毛哩！”他母亲说道：“你不要恨那八儿了，没有它，你母亲也饿死长远了，你今日也休想脱罪。”士诚便问什么缘故，他母亲把八哥寄子的话，大略讲了一遍，士诚大喜道：“咱们正苦的没有钱，有了钱还怕它作甚？”于是士诚在家里，和他兄弟士德，专一结交天下英雄，私下暗暗地招兵买马，又去通同盗寇准备大举。哪知事机不密，被官兵知道了，又来捕捉士诚，士诚便纠集了人马，先把从前出首告他的邱家兄弟杀了，连夜夺了泰州。过了几天，又去攻破高邮，杀了知府李齐。士诚的声势日渐浩大，各处来投奔他的，一天总有几百人，好在他军饷丰足，人也越弄越多了，他便自称诚王，就在高邮造起了王府，居然也称孤道寡起来了。

那时朱元璋带了郭英、义儿沐英，领着大兵到了滁州，把元军大杀一阵，还擒了贾鲁。徐达见元璋行军有道，恩威并济，知道是个有作为的人，便来和元璋商议，共图霸业。



元璋大喜，恰巧怀远人常遇春，自白杨村带了三十多骑来投元璋，元璋益觉高兴。于是由众人举朱元璋做了元帅，在滁州举旗起义，一面令徐达领五百骑去收服了邻近的草寇。徐达字天德，也是濠州人。其时郭子兴部下的诸将，恨那子兴赏罚不明，寡谋少断，大家都有些面和心叛。这时见新主帅英毅强干，和子兴大不相同，便一起来倾心辅助元璋。那徐达领着人马，一日收服十七寨，得了兵马两万人，元璋的势力因此也大了起来。那一天，元璋正和徐达、常遇春一班战将，商议进取的计划，猛听得天崩地塌的一声响亮，众人都吃了一惊。要知这是什么声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六回 成双偶还珠入棧 学六韬投笔从戎

摇摇却说那天崩地塌的一声，把朱元璋和常遇春、徐达等都吓了一跳。正待使左右出去探问，早见警卒飞跑进帅府来，屈着半膝禀道：“城外的神龙殿崩倒，地上陷了一个大穴，涌出一块有字的石碑来，不知是什么怪异？”元璋见报，不觉叹了口气道：“君主无道，灾异迭呈，群盗如鲫，四海分裂，却要闹到什么时候才休。”说着命小卒随了那探事的去将石碑取来，不一刻已舁到了帅府中，元璋和徐达等下阶来看，只见那碑约五尺多长，石色斑驳，好似藏在地中多年了，碑的上面，镌着几行字道：“天苍苍，地茫茫，干戈振，古流芳。元重改，阴阳旁，成一统，东南行。”元璋读了一遍，也解不出它的意义。徐达说道：“这都是江湖术士弄的玄虚罢了，不必去睬它。”元璋点点头，叫把石碑抛去了，一面仍和徐达等筹划进取。忽报郭子兴在濠州病亡，徐达大笑道：“这是主公的机会来了。我们趁着子兴新死，赶紧奔赴濠州，去给郭子兴开丧，并收了他部下的人马，名正言顺谁敢不依？”元璋听了也不觉高兴起来道：“时不可失，今夜就须起程，只是辛苦列位了。”于是派定吴良、花云、汤和、耿再成、郭英、谢润等八人，暂时守着滁州，元璋自己同了徐达、常遇春、沐英、吴祯、胡大海等一班人星夜赶到濠州来。

这时郭子兴的儿子郭荣是个没用的东西，子兴一死，部下诸将没人统率，不由地乱纷纷起来。虽有赵大出来维持，因他威力不足，将士不肯信服。正在没法的时候，朱元璋和



徐达等赶到。赵大本来害怕元璋，不敢不出城迎接。元璋到了濠州，一面替子兴治丧，一面料理着政事，双管齐下，果然如徐达所说，诸将没人敢有烦言。等待丧事就绪，诸将见元璋样样如仪，心上已暗暗佩服。加以城中无主，众人反都来劝进。元璋却故意说道：“郭公在日，待我不薄，现在郭公西归，濠州的大权，自应归他嗣子主持。但是郭公子年轻，恐无力负担。我承诸公的推爱，只是暂时代为统率部众，将来仍归郭公子率领就是了。”诸将听了，无不感激流涕，颂赞元璋长厚。

其时从前逃走的孙德崖和彭均用，两人已得着了郭子兴的死耗，便商议着袭取濠州。均用知道赵大是不中用的，劝德崖火速进兵。德崖原也垂涎濠州，因无机可乘，只好睁着眼让人。如今有了这机会，怎肯轻轻放过。当下领了部下的兵士，飞奔地赶到濠州来，到了城下，见城上旌旗蔽日，军容齐整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忙使人去打听，才知道朱元璋已在城中，统领子兴的旧部，做了濠州的统帅了。德崖见报，气得眼睛里出火，暴跳如雷道：“朱元璋是何人，敢这样地放肆，俺决不容他安稳。”说罢就要令军士们攻城。彭均用忙劝阻道：“主将且不要性急，你要攻城，大家翻了脸，这事便不容易干了。”德崖说道：“依你却怎样说呢？”彭均用答道：“照我的意思，我们这里设起一席酒筵，去请朱元璋出城，只说庆贺他就职。等朱元璋若来，随手在席上刺杀了他，岂不绝了后患？”德崖大喜道：“这事就托你去办吧！”彭均用答应了，退出去自去布置。

这里德崖便备了一分贺礼，着人送进城去，并请朱元璋出城赴宴。元璋收了礼物，对来人说道：“承你主将的美



意，我随后就来。”来人去了，徐达在旁说道：“德崖此来，必不怀好意，主公为何轻易允许了他？”元璋微笑道：“我未尝不知他有诈，还不是从前诱郭子兴的故智么？但我岂怕这么么小丑，今天去赴宴，只防备着就是了。”吴祯在阶下挺身应道：“俺愿保护主公前去。”胡大海也要去，元璋笑道：“你二人跟我同去，却不许多说话，只临机应变，看他们的动作行事。”吴祯和大海应着，各自去预备起来。元璋又叮嘱徐达和常遇春带领健卒千人随后接应。命沐英、郭英固守濠州。

分派已定，便同了吴祯、胡大海并十几个卫士，飞奔望孙德崖营中来，德崖接着，忙来迎了进去，吩咐帐中摆起筵宴，便邀元璋入席。酒到三巡，德崖正要开口，一眼瞧见元璋的背后，立着两个大汉，一黑一白，怒目按剑，威风凛凛，德崖吃了一惊。故意问道：“将军背后侍立着的是谁？”元璋答道：“这是郭公部下的吴祯和胡大海。”德崖见说，叫赏吴祯、胡大海酒内，两人也不客气，就在帐下你一杯我一杯地豪饮起来。德崖和元璋在席上，只闲谈些元朝的政事，却毫不提及濠州两字。酒阑席散，元璋起身告辞，吴祯、大海紧紧相随，德崖直送元璋到了营外，元璋作别上马。

德崖回到帐里，彭均用从帐后出来问道：“主将既把元璋请来，为什么终不下手？”德崖道：“你不看见元璋背后立着两个勇将吗？咱若一动手，自己的性命也就难保了。”均用顿足道：“你的胆子也太小了，他到我这里来，任他怎样厉害，也是双拳不敌四手。现在轻轻把他放走，愈显得我们营中无人了。”这一句话，激得德崖耳根子也红了，忙



道：“如今可有什么计较，去把他追转来？”均用说道：“他已经脱身，还肯回来吗？”为今之计，主将快领了人马，趁他去得不远，便上去邀他商议大事。如他不答应，便将他围困起来，咱就暗暗地去袭了城，濠州一得手，两下夹攻，使他背腹受敌，还愁朱元璋不成擒吗？”德崖连连拍手道：“妙计妙计！咱便领兵去追，你快带本部人马，从小路去袭濠城吧！”

于是德崖点起八百军马，尽力来追元璋，看看追上，德崖大叫道：“朱将军慢行，咱有军情和你酌议，请你稍留再去不迟。”元璋见德崖飞马赶来，后面尘头大起，知道他心怀叵测，就在马上拱手笑道：“孙将军！我们已看透你的鬼计了，只是你不早下手，此刻我已离虎口，岂能再上你的当，你还是弃了这个念头，我们隔日再相见吧！”说毕把马加上两鞭，和吴祯、胡大海等一行人飞般地走了。德崖哪里舍得，也督促兵马奋勇地追着。遥见元璋十几骑人马，走进树林中去，转眼看不见了。德崖赶到树林外面四面一望，却是绿树荫浓，芦草深密，不觉惊疑道：“这里防有伏兵，且不可进去。”

话犹未了，一声梆子响，喊声大震，一彪人马杀出，为首一员大将，面如重枣，豹头环眼，挺枪大喝道：“孙德崖逆贼，认得常将军么？”德崖大怒，挥着大刀来战常遇春，两马相交，刀枪并举，战不上十合，德崖气力不加，拨马便走，才奔得十几步，那里喊声又起，一将也脸若重枣，蚕眉凤目，横戈拦住去路，大喝：“徐达在此！”孙德崖心慌，不敢恋战，奋力夺路而逃，不提防半腰里一将冲出，面如锅底，乌盔玄甲乌骓马，手执大斧，高声大叫道：“胡大海来